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十四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于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别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欲明治道者。

講之于中。如治兵治農水利筭數之類。○問人之于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强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暴自棄者衆矣。聖人所以貴于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藴。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巳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教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

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功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于刑名度數之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爲

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時師

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大率人未有个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爲善教歟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不問皆使人自脩

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聲音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于此數事。少有舛異。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

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見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

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

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于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

擇雖同學尤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于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

壽而後已。不拘少長。唯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于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

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教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朱子與薛士龍書曰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

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遠至遠○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的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至子思孟子方說得詳○答林謙之書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

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莫非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絶之言以相高。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敎。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聖門敎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

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于博者。孔門三千人。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曾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于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功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

耳○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的人他若是工夫做得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的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功夫不耐久敏的人又却用做那鈍的功夫始得○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久誦習之間而于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言高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

諸子之賢其于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于近慕其大而畧于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

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葢于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樣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蹙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

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于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范淳夫語解。此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皆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不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

理。故凡功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為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答潘叔度曰。吾人無用于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如何收煞。可慮可慮。奈何奈何。○答吳伯豐曰。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註解以通念為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畧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為學究。又不濟事耳。○聖門之

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厭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曰。學者須是理會得到十分是始得。是的直是是。非的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的。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

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郤饒你百靈百會。
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
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
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
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這
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顏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
理只一而已。○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
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

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于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當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

漫無統。罔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議。然不務敏德而一于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于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偏于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于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以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

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敎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周人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于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于其羣居藏脩遊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于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答李伯諫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于吾儒之說。近于釋者取之。與于釋者在孔孟則多

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近似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于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于如此。至于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初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

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于胸中哉。○程氏之書見于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亦必有謂矣。○答常鄭卿曰。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向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

鄙意又恐更須拈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仔細圖之恐其間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答趙幾道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于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

撓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个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个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問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的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已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爲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个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

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做一件沒緊要的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的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的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今吾人學問是大事小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又不如他人做沒要緊的事可謂倒置○學如不及唯恐失之○君子所以孜孜爲

愛日不倦而兢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哉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敎其弟子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于如此則凡可以得志于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于死而後已果何爲而然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敎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葢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

以養其血脉以至于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于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于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

以興于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

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嘗謂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

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答林擇之曰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于身故在巳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簡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功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

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與劉子澄書曰。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唯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答呂子約曰。年來覺得目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

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敎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答劉定夫書曰。所喻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要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着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

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又答呂子約曰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葢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獘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答林充之書曰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于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于巳者爲佳不然論

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答潘叔昌曰中年以後血氣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答滕德章書曰陸丈教人于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擩謙曰教人之法若入門不教之求聖賢意思但

令默坐存養，則少間做出都是自已肚撰道理，大是害事。若不於之先通章句，則不識聖賢意思，仍是肚撰，所以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但一用心文義，又全不涵養，行却無力，所謂極重之勢難返，所以文公遇好講析之士，專以已之所病告之，令之反求自得。然唯是好讀書人得此乃是妙藥。若是少年有精力人，自當以朱子少年勤學為法。初學之人文義未通，而遽薄章句不屑為，朱子之少年而且欲勝朱子之晚年，此真朱子所謂脫空

者矣。○上弦之月。方要明生。下弦之月。方要魄長。
陽明以晚年定論之說致少年。是上弦而滅其明
也。○大抵君子教人。因材而篤。乃是不枉其材。其
人好用心者。難遽使之不用心。即使用于道理文
義。而因以節其煩勞。則其中也。其人不好用心者。
難遽使之若思力索。即教之靜存本心。而因以達
其未明。則其中也。若性健之人。驟奪其聞見必至
怠息。性重之人。驟進以思維。必多疾矣。○朱子謂
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

旣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一用此策。矯誑接引。此便是不誠。邇來儒爲釋掩。皆緣此術。謹厚人尤中其毒。敎者先須分別此等。

答劉子澄書曰。世俗喧啾。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爲可憂耳。○答劉季章曰。外事絕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況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將來。可慮可慮。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敎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于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于聖賢之道如饑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喻其切也。

象山陸氏曰。隨身規矩。是學者切要。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又曰。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用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又曰。人共

生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又曰。某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

敬軒薛氏曰。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唯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陽明王氏曰。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

而爲有。諱巳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禀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巳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巳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禀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于學矣。

宗法

五宗圖

諸侯						
繼世之君	別子爲祖					
大宗	繼別爲宗	高祖				
大宗	大宗	繼高祖宗	曾祖			
大宗	大宗	小宗	繼曾祖宗	祖考		
大宗	大宗	小宗	小宗	繼祖之宗	禰廟	
大宗	大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繼禰小宗	庶子

程子二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揭謙曰。所謂爲人後者。繼大宗也。大宗必須繼者。爲族人無以聯之則散故耳。若繼祖之宗絕而又無旁支。則次子竟自承統。以伯爲考。以父爲本生

考而兼祀之。今使人子忍絶其父不祀。而祀其伯非人情。不可行。○孔子矍相之射。賤爲人後者。謂非繼大宗。而以利故出繼者耳。若制此當繼之禮。而又擯斥之。聖人必無此事。○後世宗藩奉詔入承大統。則不得奉其私親。又非常人次子。竟自承統之例。盍以君命奪親。雖本生父母。無他所出而不敢私崇以二統。禮之正也。明武宗崩。羣臣奉孝宗張太后命。迎立世宗。此亦以君命奪親。不當援適子不得後大宗之說。張璁之說非也。當上與獻

爲本生皇考興國大王。羣臣議稱皇伯考。亦非也。今乃追崇所生爲百世不遷之帝。竟比于中興之兩統。謬矣。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豈有本生皇考。不得從祖祔食者乎。當日羣臣于禮本疏而撼門取辱。又何怪焉。○以本生爲伯。不知始自何人。絶無經據。歐陽脩議濮安與禮。謂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言一出口。遂來羣誑以姦邪目之。然正議終不可泯。今讀歐議自知屈于宋而伸于明時也。但皇考上加本生二字爲正。

程子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伊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朱子曰。太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世則遷之宗何也君嫡長爲
世子繼先君爲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嫡
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得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
故死後立爲大宗之祖所以別子爲祖也其嫡子繼
之則爲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若有庶子又
不敢禰別子死後立爲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則爲
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者謂諸侯之弟別于正嫡故稱
別子也爲祖者自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
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

世長子當繼別子。與族人爲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爲
小宗。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
與兄弟爲小宗也。五世則遷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
子。高祖廟毀不復相宗。又別立宗也。然別子之後族
人衆多。或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至子五世。或
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至孫五世。或繼祖者。與
同堂兄弟爲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禰者。與親兄弟爲
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言也。僖季友
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爲一族之大宗。滕文之昭。武

王爲天子。其次則周公爲長。故滕謂魯爲宗國。又有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嫡則不立小宗也。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嫡則不立大宗也。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嫡之義。立嫡以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

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為感通。可以續嗣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

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于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別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其氣類相近。似勝于姓同而屬疏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橋謙曰。聖人賜姓所以別性也。故周道重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以爲厚別也。若止爲同室之別。親屬既絕。可爲昏矣。今百世不通。止爲昏姻取異氣而不取同氣故也。故外孫雖生于女。實異氣也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本在文公家禮中。今以家禮自爲一書。而獨取此以爲治家常法。間補數段。其冠昏喪祭之儀。自具家禮。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

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

此係家禮原文。今補入。其詳具家禮原文。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

謂使之掌倉廩廐庫庖厨舍業田園之類。

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

謂朝夕所幹。或非常之事。

制財用之制。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為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于一人。家政

始可得而治矣。

凡為子為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為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束髮）具冠帶。昧爽。（謂天明暗相交之際）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

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

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煮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則其禍不測。

婦具晨羞。

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曰。唯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能親執刀匕。亦當檢點監視。務令精潔。

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于家長。卑幼各不得恣所欲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

婦人各設食于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此即禮之昏定也。

居閒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為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

不幸早
㓜之禮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于正廳

楊氏復曰告與面同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父母之顏色安否

升降不敢縣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于其父

有賓客坐于書院無書院在于廳之旁側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游舍置餘

事專以迎醫撿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葢以醫者親之存亡所係豈可傲忽也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㓜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劉氏璋曰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晨昏定省也出入從游也起居奉侍也必當積討其心之所好

者所惡者何在。苟非悖乎大義。則蔑不可從。所以安固老者之行。以適其氣也。樂其耳目者。非聲色之末也。善言常入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皆所以樂之也。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簟席氈褥衾枕帳幄必修治之類。

凡子婦未孝未敬。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

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脩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謂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雖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厨

凡卑幼于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

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于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于堂上

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

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

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

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爲序

共拜家長畢長兄立于門之左長姊立于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

撝謙曰古者世及爲禮故重其嫡長然始封之君亦不臣昆弟長姊出嫁國君娣姪從之有拜禮子昆弟雖爲外臣未有立受其拜者凡羣臣拜以長之故也禮曰兄之齒雁行又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

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長兄長姊。南向受拜。是弟妹皆子道也。殆乎非禮。

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

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

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于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

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

共再拜。敘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

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

而止所以避煩也。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掬策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于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于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于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于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

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叙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

乳母不良。非唯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

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

古有胎教。況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況於已有知。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於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以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

六歲教之數與方名謂一十百千萬與東西南北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蚤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及女戒之類畧曉大義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

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

如禮記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他書倣此。

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詞。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者。娩音晚。婉娩柔順貌

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爲飲膳。不唯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于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

撝謙曰。此段論誦讀之功。其序或未合。且同孟子

于荀楊尤爲非是。今謹依文公教人之序正之。男子七歲，宜誦孝經論語。正其聲音，嚴其句讀。八歲，宜習小學。教之寫字。字畫必楷。隔數日，或卽寫所讀書數行。九歲，讀大學中庸孟子。有餘功卽令溫習前書。爲之講解。十歲以外，始讀詩禮記尚書。閱儀禮，兼看註。務令通明。十六歲，讀易春秋。兼左傳穀梁傳胡傳。十八歲，觀朱子通鑑綱目。二十讀周禮。待經術通明。然後可以博觀羣書。其經義十四五卽可令學作。以發其心思。不必急進。務華采。凡

讀書多寡又當隨人資質成就之不可槩以一例其媱戲怪誕之書切宜禁絕勿令入目古女子皆通經書原其時風俗淳厚無淫辭小說敗亂人心故讀書可也至于今世若教以識字必不能盡通聖賢之大道而恐爲敗俗所誘不如絕學之無憂也或爲擇賢傳母口授列女故事與女誡等類使之耳受此法最善禁絕唱本之類

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頮面以見尊長尊長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旣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

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椅桌。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襞音璧疊衣也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為姊。後輩謂子舍所使謂前輩為姨。

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
務相雍睦。其有闘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溫公又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葢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古者父

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菓。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于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于齋內。

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湛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

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賫酒饌往勞之主人乃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

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父母之喪不當出

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

伊川程子曰先公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于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夫人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是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揜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唯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于敎之之道不少假也

纔數歲。行而或跲。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跲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旣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于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使之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夫人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于人者。則深以爲非。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于惡。○程子伊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

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病臥于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以不知醫○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横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

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生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于其父。爲父者亦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異居也。

朱子曰。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于祖宗乎。

𢰅謙曰居喪則不飲酒食肉禮也有疾而懼其滅性則飲酒食肉亦所以通禮之窮也今世多不行禮間有一二行禮者遇病食肉則衆以爲越禮其人亦以爲自外于禮矣遂從而恣食酒肉如是則其行禮之時已専爲衆人之觀聽非發于心之食旨不甘君子則不然求慊于心而已

性理大中卷之十四終